

# 浦洋，一个有故事的千年古村

■章云龙

浦洋，是黄岩茅畚乡的一个村庄，这是一个有故事的古村。  
我的脚步停留在村庄中，一寺、一庙、一塔、一馆引起我的极大兴趣。而当我把目光投向历史的视野，神游于这个村庄的过往，我发现，这个村庄的故事远逾想象。佛教文化、民族大义、儒学传统全都交融于这个村庄中，历久弥香。

## 晨钟暮鼓，从三国时响起

历史上，黄岩中西部佛事兴盛。仅周围二三十公里范围内就有数座名寺、名塔。寺如多福寺、演教寺、灵石寺、瑞岩寺等，其中，多福寺、演教寺为三国赤乌年间建，均为江浙最早的36座寺院之一，灵石寺、瑞岩寺为晋代建；塔有灵石寺塔、瑞岩寺塔等，都是或曾是省级文保单位。这些寺塔，云集了智顗、师彦、怀玉、静权等大德高僧。可以想见，三国、两晋期间，高僧云集、僧侣众多的黄岩中西部地区经济发达、文化昌盛。居浦洋村的多福寺，三国赤乌中(约245年)初建，时名兴福寺，宋治平三年(1066年)改今名。

一个秋日的下午，与同好者前往浦洋大田山东坡考察省级文保单位水口石塔，这也是台州唯一现存的石塔。古塔位置风水极佳，正处风水堪舆所谓的“水口”。塔东俯瞰，九溪流淌而过，飘若衣带；近观，水流和缓，清澈见底。塔西，背山，树林荫翳，小路蜿蜒。站在塔边，阳光从树叶空隙中漏下，打在地面上、塔上，斑斑点点。清风徐来，不胜惬意。这座由村民牟应魁与族人共建于明万历四十四年(1616年)的石塔六面五级，以石斗拱出檐，亭式顶，底座刻龙雕狮，雕工精美；六面有麒麟瑞兽、

鲤鱼化龙、猴摘蟠桃、鲤鱼跳龙门等图案；塔壁石上有圭角式佛龕，用剔地高浮雕法成像。四百多年过去了，风雨侵蚀，仍能清晰地看出佛像面容丰满，仪态端庄；动物形象生动，线条流畅，栩栩如生。依稀中，我在第一层塔身上看到了刻有“太邑马怡泉造”字样。可以想见，当年来自温岭的马师傅技艺高超，以一颗虔诚的心建造此石塔，并骄傲地落款留名。  
从多福寺到水口石塔，时光老去，方圆几公里内，寺庙众多，佛教文化绵延不绝，梵音从未止息，宗教的信仰庇佑着村民的心灵。



柱础石雕

## 英雄故里，浩气长存史册中

岁月静好。又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，浦洋村的文化礼堂人头攒动，一出王侯将相的戏正在上演。一个个村民安坐在戏台下，乡亲们看得认真，掌声不时响起。从他们脸上绽放的笑容，看得出戏文里的故事与他们产生了共鸣。

戏台边，立着茅畚文史通敏行先生写的《浦洋村碑记》，碑记数百字，其中写道：“宋末牟氏八世祖大昌居焉。公读圣贤书，怀报国志，应天祥檄而奋勤王事，招乡勇而操练义兵。景炎冬，树大纛于将旗之丘，拒元兵于城北之岭。惜哉，寡不敌众，大昌殉国，累家被诛，大昌妹妹则娘投崖而死，两个女儿自缢身亡，合葬于大田南垅。”

读着这段文字，我的眼前浮现出南宋末年风雨飘摇时期，元兵直下江南，“守内虚外”的南宋无人可用，“天祥北行，诸客无敢从者，洙独慨然请行”(《宋史》列传)，黄岩人、南宋第一贤相杜范的侄子杜洙誓死追随。文丞相天祥被扣押，杜洙用计，终虎口脱险于镇江。文天祥在《集杜诗》中写道“予北行，洙愿从，镇江之脱，洙之力也”。杜洙的壮举，改写了南宋晚期军民抗元的历史。国家蒙难，正是志士报国之时。浦洋人牟大昌以一介平民响应文天祥号召，屯兵于现水口石塔下。景炎丙子年(1276年)11月2日，茅畚卓山下，秋风萧瑟，旌旗猎猎，战旗上书“大宋忠臣牟大昌，义兵今起应天

祥。赤城虽已降于虏，黄山不愿为之氓”。牟大昌与侄牟天与部于北洋将旗岭会合后，数百义兵开赴北城黄土岭抗元。大昌身先士卒，手持双股铜杀入敌阵，力竭身亡，慷慨赴死。失败后，元兵在黄岩卷起腥风血雨，大肆屠杀。杜洙老家杜家村杜氏宗族惨遭屠杀，数百年无一姓杜族人，腥风血雨的历史彰显着一个家族的民族大义、家国情怀，可歌可泣。  
一个献身于民族危亡的人是不会在百姓心中消失的。元末，牟氏族人将牟大昌等人的遗骨葬于茅畚大田山，族人称其为“十八坑”，以此纪念。明代，大田山水口石塔下，一座将军庙(英武庙)矗立着。《畚川牟氏族谱》记载，英武庙主庙在山麓，三楹，东向，是牟氏后裔牟西涯在明正德年间(1506年—1521年)所立。将军庙也叫七将军庙。庙内，供奉着靖化乡主陈伍侯王，外奉文天祥、杜洙、牟大昌、牟天与及三门义士胡文可、吕武、张和逊等抗元英雄，代代相传。民国二十四年，将军庙曾挂有由牟树则撰写的《英武庙七将军记》木匾，介绍英武庙供奉的七位将军的英雄事迹。2008年，英武庙在众乡贤的合力下，又得到了重建。《重建英武庙碑记》记述了茅畚牟氏八世祖牟大昌等人的事迹。清雍正乙巳年(1725年)，族人将牟大昌牌位放入牟氏宗庙铁骑庙，从此，铁骑庙改名为大宗祠，中楣匾“众志成城”，前楣匾“派衍蜀川”，族人以最高的礼仪

供奉着舍生取义的宗族先辈。

当我站在将军庙下的快快亭里，二方石碑引起我的注意。一方为清光绪年间立的《快快亭碑记》，另一方为1995年立的《重修快快亭碑记》，上放着“社稷安宁”匾额，无不记录着大昌抗元舍生取义的事迹。

这样蕴含着鲁迅先生所评述的“台州式硬气”的故事在浦洋不断上演。明嘉靖丙辰(1556年)，倭寇入侵茅畚，官兵于浦洋铁骑庙抗倭，死百余人。民主革命时期，走出茅畚的茅畚人牟谟、牟正非参加“五四”运动。茅畚本土云集了林泗斋、陈叔亮、陈庭槐等革命者，茅畚有“小延安”之称。

浦洋村章益坚、章学英二姐妹在林泗斋等中共地下党领导下，投身革命。后章益坚上四明山革命，女儿牟仲娥、儿子牟寿松参加新四军与浙南“三·五”支队。章学英以“炊烟”为信号，为游击队报信。她以三寸小脚为桐树坑革命同志送情报，被称为“革命老妈妈”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章学英成为省人大代表，全国三八红旗手。参加革命的浦洋人还有许多。如牟志立、牟雪廉、牟富生、牟锡初等，浦洋人虞定道、牟仲娥牺牲后被授予烈士称号。一个村庄诸多村民参加革命的故事至今仍在浦洋传颂。革命老妈妈故居陈列馆现在浦洋村落成，供后来者参观。

## 官封里，牟贤故居在浦洋

明末进士牟贤，现当代考古学家牟永抗等最为知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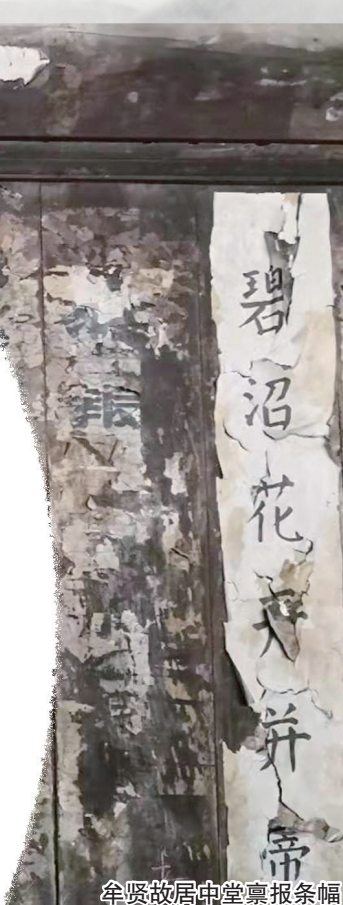
浦洋，历史上有上台门、双具捣臼门、乌水门、下台门四大台门，还有一里多长的龙墙等古迹，其中，最气派的是有“三透九名堂”之称的明末进士牟贤故居——官封里。

《畚川牟氏族谱》记载：明成化年间(1466年—1487年)，黄岩牟氏十五世后裔牟瑾、牟璠兄弟从茅畚柏树下迁到浦洋，二哥瑾居上台门，取号东麓，弟弟璠居下台门，取号西崖。牟贤，即西崖公之孙。家族有耕读传家之风，少时聪颖，文才不凡，有人评赞他“腕可以摇五岳，肩可以担八荒”。明崇祯六年(1634年)的会试中，与龚鼎孳、杨元锡号称“一榜三少年”，进士及第后，崇祯皇帝还专门为他“赐归毕姻”，钦差广州司理，平反了千人冤

狱，后巡抚陕西龙门平乱，政声颇佳。无奈，晚明日薄西山，崇祯帝吊死煤山后，牟贤自此后的三十年归隐官封里，诗酒人生。著有《拙庵诗草》。

历史终会隐去。当我踏上浦洋追寻牟贤的踪迹，台门前曾经立着的五座方墩旗杆石与四道石台门已泯然无存，路边留着的几根石立柱基本散落各处，千米龙墙只剩数十米残迹。主房尚在，中堂板壁上隐约还能辨认出牟贤当年中举人、中进士时的扁体仿宋禀报条幅，依稀中尚能品出当年进士及第时的荣光。

浦洋，一个千年古村的故事在岁月的长河中沉淀。当我打捞起一串串骊珠，无不述说着一段关于“国”与“家”水乳交融的故事。我期望着擦去岁月的风尘，再现古村新景象。



牟贤故居中堂禀报条幅



革命老妈妈故居



浦洋上下台门